中华古籍保护

十五

436
1032/1

陽明先生別録卷之六

中华古籍保护

陽明先生別録卷之六

奏疏六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搆危疑洶洶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 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 勑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 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 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卧喘息奄奄苟避形迹 皇上天高地

厚之恩迄今十六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覲 天顔稽首
闕廷六下臣實瞻戴寤寐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遭
者嘗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卽時就道顧
廼病卧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
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
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等勘處
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 君命
之召嘗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
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絶久始
漸甦乃者謝 恩之行輕舟安卧尚未敢強又況兵
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

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
病輕出至於憤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
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刧郡縣荼毒生靈者勢
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鏌平日素稱老成
慎重一時利鈍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
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 陛下將為
國家弘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鏌等使之集謀決
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
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鏌且
近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舉事鏌等必嘗深思

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串事必湼輒以臣之庸劣參與
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鎭等益難展布夫軍
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須愼擇主帥授鉞分
梱當聽其所為臣以為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鎭等
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
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
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勛
者徃代其任夫　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
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
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

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疎多病僅持文墨議論未必能
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矣病本全之

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疎多病忝特文墨議論未必能
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
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閑散之地使得自效其涓埃
則 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
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 國事不勝感
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辭新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
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
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

多事之秋看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憂茲鎮
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
賊一應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齎
馬牌賞文前去敦趣赴任任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　國
恩粉骨虀骸亦無能報又況遭逢　明聖溫旨勤拳
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
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旱澀舟行甚難
至十一月二十日始[redacted]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
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

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一言

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為 陛下一言
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
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
專為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
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
服諸猺獞然而因循苟且弛軍政日壞上無可恃之將下
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
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
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無節亦且不能無倦況
於此輩冥頑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

室豈其能以無倦且怠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
彼無所與兼育不孝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
其能以無怨且慢乎既倦且怠又怨以慢始而徵發
徭期既而罷遣不至上嫉下憎日深月積切之以勞
而威益衰羈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
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抗逆之罪而欲征之
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
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
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
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

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
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

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旣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内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留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摽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

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毖之慮
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
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
狃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
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
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
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粮荷戈以征不
爲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
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
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决者

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寡是乃授之無

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
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
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
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
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
日以懈賊雖寡而日志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
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
已失之遲矣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
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猾頑
梗自知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

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决者

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臺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獮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呑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覇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

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
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
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
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
才叅膺　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
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
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粮
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
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
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罪非　國家之

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剿曾

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粮餉若干殺傷良
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
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
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旣設流官而復
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
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
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諱乎
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
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猺獞之所盤據

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 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敕與

地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皇懼竊念臣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勅與
他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
迂疎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　命旣已有
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
朝廷之重委者而尚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
豈其所能堪乎況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
夷猺獞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刼搶擄之警報日日而
有近年以來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
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
重其事權專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

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爲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閒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爲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

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鋐所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 勅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駑努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謀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王黃陳景章戴慶等連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文稱先因本府

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不聽上司於嘉
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男子岑猛自思
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同道士錢一貞及親
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
林止有各處寄住家口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
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
遠避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
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
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貞功次假作岑猛解
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

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
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内岑璋又差
人從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
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
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營爾防守蘇
等因此遂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
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品内急病身死屍骨被岑
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
璋殺死蘇等痛恨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
病故今貴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

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虫附火必損其身
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
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接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
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
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閔念生靈草命赦死立
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
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
頭目王受蘇[redacted]黄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黄留黄石陸
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據稱本府原

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柰緣小人

頭目王受鮮[redacted]蕭容盧平章文明信馬黃留黃石璧
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

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奈緣小人
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擾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
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近又蒙官兵征勦田
州要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遯山
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
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投
訴見得西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
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遷延拖害控訴無
由豈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牽領

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
降伏乞詳情恭免死以全草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
甲岑猛得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
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為地方事節奉
勑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為亂已令提督
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鎮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
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勑獎勵論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
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
受結為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

緣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鎮等攘夷無策輕信寡

恭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鎮等攘夷無策輕信寡
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尋復失之要得通行查
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
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
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
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
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鎮等斟酌事
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叛形已露者當勦
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
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

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
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勲蹟
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
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東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
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
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
遵隨於九月内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養
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
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
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

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
馬裏齎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當即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莅任十二月
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
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
大計鄭潤朱麒與總鎮事同一體姚鏌已着致仕鄭
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
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麒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看堪
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
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

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
方與都御史姚鏌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
官朱麒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
監交代去訖嘗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
林富參政汪必東鄒輗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
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參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
副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
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
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
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
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君必欲

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
窮兵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
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
被海寓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
虧枉 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
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
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
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
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
復欲進兵以近討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

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慼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爲盗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

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 主
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又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

衛有司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分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盜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簡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本

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今

猛之滅巳各懷脣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兎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役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讟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士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

築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獞獠而為邊患
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
勞費無已秦隋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夫
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以為
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綏之有十善　活累萬
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
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
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
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
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

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
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將漸有回生之

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
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
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
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
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虛懾其僭妄之
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
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
廓鄉村免於驚擾刼掠無虞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
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
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

釋兎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
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
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
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
内制徭僮外防邊寇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
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
以數千萬計免賠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擾之
患商旅通行各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覃被其善
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
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

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
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
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
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
無一戰之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士衆之情而拂
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
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八患而不願棄十
善而不爲夫人爲之事君也殺其身而有利於國滅
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
末而遂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矣任必

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
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
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乃
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
等聞臣奉　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
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
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
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
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
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

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
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
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
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
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
亦與臣等前後所訪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
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
廷恩德以爲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
肯棄爾至此又復殺爾而失信義爾之一死決宜有
貰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

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
濯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
衆皆合辭扣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
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
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扣首悅服臣亦隨至其
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
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
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
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

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
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北又公同大小各官審

無久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
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

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
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
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
情臣於先次謝 恩本內已經畧具奏 聞至是因
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
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
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
能願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驅殺賊立功以贖
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

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
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
各處盜賊窟門台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
稍定條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
廷知其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
政林富暨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
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
定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
威遠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
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

神威之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
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兩來格不折一矢不

致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
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罪責
快覩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
經久事宜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
奏外緣係奏報平定地方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冠帶
舍人 土洪觀齎捧謹具題 知
地方緊急人號 七年三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
應否設都御史查往勘治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
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臣於今年正

月二十七日據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
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 勅諭事理悉已撫
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
領各夷各歸原土舊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
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毀
破蕩雖鄙屋草茅之廬亦遭翻宅發掘曾無完土荒
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
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
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凄慼生
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寛厚之

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
困頓頻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

則日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叅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猺賊乘間出掠叅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

託爲叅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
州之事臣與各官具本會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
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
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
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叅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
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衆歸降該臣行委
右布政林富開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
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
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叅將
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

制土官則城郭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
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凋復裏[illegible]情地方宜軍

制土官則城廓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副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周悉將畧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田雖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 勅兵部俯從臣等所議仍以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

問省諭安撫諸夷革去舍甲之屬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
林富事例叅南寧府會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
盡復府治城郭廨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
任用而田州止存刁府堪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
註柳慶地方守備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令天
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
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

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齊服食
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

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
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
故一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
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各事於茲土節該欽
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
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
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
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
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盡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
格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

之一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害也無而今之言者或以
爲流官之設十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
故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
結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皆不能逃於物議
甘六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禮然夫流官設而夷民
明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
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
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
士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
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慮目前之毀

譽避

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爲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一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無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豪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壘翻几

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
能保其必守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illegible]

席衽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
野之任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
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倡
獗是亦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牆墉之限積牙
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以
分立十一目者是牆墉之限積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
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
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
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
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爲土

愛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
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
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
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
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
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應或幸免於他日之
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嘗　聖明在上洞見
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
忌然猶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
不能亮臣之愚衷以今之士大夫率多執己見而倡臆

說亦足以云家之而貢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云曉之也冒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一題照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 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强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

所歸効雖不涖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
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
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
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
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
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
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
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
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
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

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内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

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革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頃

一三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
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
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
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
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
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
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
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
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
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

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竊乞 聖明裁處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蠭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曰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況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勑旨

岑黄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
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專授

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
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
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
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
之功猛之暴虐騷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
近年劉召之勦亦皆聞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
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奏 表朝賀貢獻又
遣人賫本赴 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
遠遁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
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

氏之後彼亦益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
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
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
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
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
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
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
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
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
之所議如此則 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

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
等果能誠心投順決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

所觽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
等果能誠心投順决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
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
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兇殘酷暴慢上虐
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
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
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
失業今爾等死亡妻子離散奔迸困苦已將[illegible]年又上
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
日深今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只

罪從而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
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
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
之命豈肯遽加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
更生之路非獨其黨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
改惡從善養死發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
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
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
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
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

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
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之 聖明裁處

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
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
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
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
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
於土官而又有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
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
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
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

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於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

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

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
敢輒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惡之謀地小易制
絕恃衆跋扈之患知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
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
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
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
體慈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爲土巡
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
兵糧與凡徵調御之類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
不失　朝廷之舊而土官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

而土俗之差復可以慰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
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旣設流官亦宜更其名初岑猛之將變
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于岸側其時民間有
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謡猛甚惡之禁
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
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旣來投順
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
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
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錐

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
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左貳則同

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
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
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畧
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
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
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朝旨陞
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勑旨
以重其權吏部奏有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
然後往涖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旣嘗府事
即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

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玄上司之
體勢而輒敢慢視 勅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爲可
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
委 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
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
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
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
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者看得廣東
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義安諸賊甚得調
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昔巡撫江西深知

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决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過爲振厲駕馭急其機防之乃生變但寬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兎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
員吳期英[redacted]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
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
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
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
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
詳審不為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為宜苟未能灼知
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
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
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勑吏部

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恩恩各
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
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具已備
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
或生弊端臣等遵照 勑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
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元冠砦陶甲㬅水源坤官並 畫
朔勤甲兼州子平甲共四甲半擬立爲凌[illegible]

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勑吏部

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敵叅

甲此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爲砦馬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旦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

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洞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槐並畔甲共二甲

擬立爲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爲思郎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爲思郎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的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忻下甲共二甲擬立
爲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爲怕何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巡檢
司擬以土目黃笋管之
一田州棋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棋甲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三甲擬立爲床甲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婁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爲婁鳳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下隆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爲縣甲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爲篆甲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黃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砦
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黎德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砦
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恩紉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
擬立爲恩紉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爲侯周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爲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
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爲白山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爲安定土巡檢司擬以
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爲
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
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蘇闕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巡檢司擬以
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内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
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
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
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
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巡檢司擬

投順在二年之前二人者宜次第賞之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即賞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況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妥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

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之首廢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兒監家屬男婦初擬解
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
還領養均乞　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
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況齋膳廩餼俱
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
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
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
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

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

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旣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來塡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

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

録其先世之忠㑹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
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
遠近蠻夷見 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
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
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録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
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於其冥頑
而無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
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illegible]皆覺
大定矣此今日田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
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

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徙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辜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獗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立一人議者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强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

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
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
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
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
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
弊之餘豈復堪此騷擾況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
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
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
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
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綏理其於事理亦

甚相應臣又看得思恩地方原係獞夷種類之區不
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況常設
重臣住劄其地豈貧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
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
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
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
內支給一不以累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
漸復府治城廓廨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
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
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

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

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
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

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
臣等已經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
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
綏緝經理仍乞 賜以便宜 勅書將南寧賓州
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
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
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
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廢墮而功可責成矣

陽明先生別録卷之六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